

城市的身姿和韵味

晓蔚

采尔马特是瑞士西南部的一座小山城，处于阿尔卑斯山马特宏峰、利斯康山峰、多姆山和蒙特罗山的环抱之中。这里常年阳光充足，气候温和，空气清新，风景独特，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。

到瑞士之后，我们前往采尔马特。采尔马特的秋天是迷人的，站在采尔马特市中心的大街上，抬头远眺，蔚蓝的天空下飘着朵朵白云，阿尔卑斯山上的皑皑白雪笼罩在薄雾之中，山坡上草木葱茏，依稀可辨。

如果说，山是诗一般的景色，那古朴典雅的小城就是静美的画境了。在狭窄的街道两旁，是一幢幢四五层高的木质楼房，大大的阳台，宽阔的窗户，彰显着这里的人们对阳光的偏爱。街道上行人稀少，为了保护这里的山水生态，市区禁止汽车

通行，只有几辆电瓶车穿梭往来。

四周都是雪山，夜晚住在采尔马特宾馆，凉爽而舒适。

第二天醒来，我习惯性地推开窗户，清新的、带着凉意的空气迎面扑来。窗外，不远处的山顶上云雾飘渺，偶尔从云雾中露出的雪，如同少女的肌肤，晶莹而有质感。半山腰间，袅袅的炊烟在红色的屋顶上飘摇直上，和云雾融为一体，升腾着、舞动着、变换着，如梦如幻。

不宽的马路上，几乎没有行人。晨曦中，整个城市是如此安静，只有自然界的一切，不管是已失去了生命、完全裸露在地面上的树根，还是千姿百态、形状各异的石头；不管是哗哗流动的河水，还是款款移动的云雾；不管是生意盎然的绿树，还是争奇斗艳的花卉，都在静默中自由

自在地展示着其存在的魅力，无言地诉说着生活的真谛。

太阳照常升起来了，和煦的阳光照在身上，驱走了几分寒意，顿时觉得暖洋洋的。穿过街道，我来到一片草坪前，这里，抬头望雪山，低头见草地。清新的空气，幽雅的环境，安逸的生活，令人感到无比的轻松和自由，我恍如置身于没有人烟的野外，已分不清是人在风景里走，还是风景本来就带人行。一切都是那么的静、那么的空，静得悠远，空得灵动。在这空灵之中，思想开始沉淀，心变得再也没有滞碍，澄明透亮。

用过早餐后，朋友陪我们去游雪山。他们说，夏秋之际游雪山，别有一番情趣，但山上寒冷，叮嘱我们要多穿些衣服。红色的直升机载着我们飞向天空，我坐在飞行员旁边的位置上，视

线非常好。尽管戴着防震装置，但直升机巨大的轰鸣声还是震得我耳膜发痛。飞机一会儿贴着山脚飞行，裂岩上的白雪似乎触手可及；一会儿又爬向高空，被笼罩在薄雾之中，左晃右倾得大家心中慌张。二十多分钟后，飞机降落在半山腰的草坪上。

走下飞机，蒙蒙细雨点洒在我的眼镜上，而此前登飞机时还是阳光灿烂，天气真是瞬息万变。眼前，是一片开阔的地方，我们从这里改乘缆车上山。封闭的缆车内，有不少不同肤色的游客。

朋友说，采尔马特以前是个穷山村，主要以农业为生。后来，靠发展旅游业逐渐富裕起来。现在，每年到这一带的游客超过百万，旅游收入十分可观。说话间，缆车已到达雪山山顶。刚才还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，

顷刻间，又落下了纷纷扬扬的大雪，山上银装素裹，分外妖娆。

气温降到摄氏零下15度左右，我们冒着漫天的飞雪，踩着没脚深的积雪，继续前进。几分钟之后，我们来到了一个冰洞。洞内晶莹剔透，各种冰雕动物栩栩如生，冰墙上布满了现代化照明设备，喇叭里播送着悠扬的乐曲。朋友告诉我们，这儿就是著名的戈尔纳格拉特冰川，海拔3920米。朋友高兴地说：“采尔马特市与中国丽江结成了友好城市，去年我到中国访问，去了丽江，登上了玉龙雪山，那里的景色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。如今，你们来到了采尔马特，今天又登上了雪山，但愿也能给你们留下深刻印象。我们计划今后要同丽江开展多种合作，为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增光添彩。”听罢，我们是既高兴，又欣慰。



绿蒲红蓼野塘秋

张念龙（黑龙江）

风蒲猎猎，蓼穗摇摇，一汪池水，多么宁静的画面！

一阵风，吹来了一个季节，这个季节为秋，落在蒲丛，落在蓼枝。蒲叶婆娑，蓼穗彤彤，天光云影共徘徊，多么诗意的画面！

绿蒲与红蓼相依相伴，相知相守，绿蒲繁于春夏，盛于秋初，但红蓼不占春夏，秋始才引起人的注意。蒲草初时，红蓼才开。

是绿蒲早早地在那里等待，先铺开时空的底色，静候着红蓼的盛开？还是红蓼将羞涩珠帘半卷，躲在那帘幕的后面有意无意地偷望绿蒲的繁盛？直到红蓼再也按捺不住倾慕之情，深情款款地走来，红彤彤的脸颊映红了梢梢儿。这是个浪漫的故事，这个故事发生在秋日的野塘。

家乡的东沟子有一片水塘。小孩子的眼里却看不到浪漫，只有好玩。

水塘不大，垂柳占据了水的一角。家禽野鸟经常光顾，美丽的蒲草跟着这些小生灵们一同成长。我们也经常去那里玩耍，我们也跟着蒲草一同成长。秋天，家禽野鸟长大了，我们也走过了童年的光阴。禽鸟自由进出，把蒲丛分成了若干簇。片片零落的羽毛漂在水面上，风来时，左一摇，右一荡；我们的欢声笑语也回荡在水面上，风去，东一串，西一串。

秋天，水塘瘦了身，蒲草上了岸，红蓼开始长，抽了穗，开了花。

蒲草又叫水烛，这些美丽的蒲棒还真像是燃在水面的的蜡烛。我们再次奔向那里，探手摘下褐色的蒲棒，拿在手中摇啊摇，直到把蒲棒上的绵团摇掉，剩下光秃秃的一根秆儿。有时，到水边处折断几枝抽了穗的红蓼，捧在手中。那时，不懂何为美丽和浪漫，只知道好玩和好看。

我们在蒲草从边奔跑，在红蓼渡口胡闹，惊起了藏在丛中的鸟儿，扑棱棱地飞向天空。鸭鹅也被我们驱赶到了离岸很远的地方，伸个脖子呱呱嘎嘎地叫个不停。我们站在岸边嘻嘻哈哈地笑着，一脸得意的成就感。

最兴奋的，莫过于在蒲草丛中拾到一枚粘满泥巴的鸭蛋或鹅蛋。在那个贫穷得连吃枚鸡蛋也算是奢侈的年代，这种兴奋的程度不亚于淘金人淘到了金块。那是我们自己的收获，不用掺在母亲卖蛋的筐里，可以由自己支配。把意外收获拿在手里，我们想像着是煮着吃，还是蒸着吃，抑或炒着吃，笑得合不拢嘴。

这就是童年，尽管一汪野塘只有绿蒲和红蓼相伴，但却留下了无数的欢声笑语。蒲影招招，蓼影摇摇，那些踩在蒲丛蓼簇中的脚印，每一步都是最美的，最浪漫的。那些年的秋天，尽管水塘瘦了，但是蒲草很绿，蓼花很红，天很高，云很淡，天真无邪的我们很快乐……

秋天的青纱帐

杨丽丽（北京）

只有在这个季节，田野里的青纱帐才能排起壮观的队伍，高粱、玉米、棉花、花生，各种颜色的庄稼高低搭配，密密匝匝的，像列队的士兵，在秋意绵绵的田野上站立着。

秋天的青纱帐是在夏天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，他们高大丰茂，色彩浓密，嫩绿的、翠绿的、青绿的、深绿的、墨绿的……相互映衬，在辽阔的田野上傲然站立。

青纱帐是北方原野上的美景，在农村生活的人们对它并不陌生，它们挺立在北方的原野上，绵延万里，整齐划一，或静默沉思，或喧嚣吵闹。微风一吹，沙沙作响，长长的叶子左右摇摆像列队欢迎的少女，曼妙而美丽。

青纱帐一直都是一种诗意的存在，是天地间最浪漫的乡村标志。乡村的夏天，麦子退出田野，一粒粒玉米、高粱落地生根，他们相约相伴，在土地和雨水的滋润下开始自己的生命旅途。吸足了水份的玉米、高粱开始浓密起来，她们绵延不绝，绿油油的，成为北方原野上最壮观的存在。走进郁郁葱葱的青纱帐，就像走进了一个绿意葱茏的梦，呼吸着玉米、高粱秸秆特有的香甜气息，才能体会到青纱帐的纯朴和浪漫。

还记得在童年时期，青纱帐就是我们的乐园。浓密的青纱帐里藏着蝈蝈、蛐蛐儿的鸣叫，还藏着更多我们未知的秘密。在青纱帐里捉迷

藏，乐趣无穷，我们猫着腰钻进青纱帐，全然不顾玉米叶子锋利的边缘，藏身之处总能隔绝寻找者的目光，他们一钻进来，我们就转移阵地。一追一逐之间，我们就被青纱帐里蹦跳的蛐蛐儿、蚂蚱吸引了注意力，随着那些秋虫一蹦一跳，我们也在青纱帐里迷失了方向，触目所及皆是一片青翠，好像永远也走不到尽头，多亏了伙伴们在外面的大声吆喝，才把我们从青纱帐里解救出来。

对于与土地为伴的农人来说，青纱帐里藏着虔诚的收获。风调雨顺的日子，越发浓翠的青纱帐是农人的笑脸。一棵棵饱吸了水肥的玉米、高粱在天地间展翅高飞，农人的笑意越来越

一缕苔痕绿心房

孙宝海（吉林）

秋季雨多、潮湿，院落的砖缝里便长满了青苔。

早上，在朝晖的照耀下，青苔像是一幅西方印象派油画。两只早起的小麻雀在砖上蹦蹦跳跳，跳得人心里一阵欣喜，不禁想到一句诗：池上碧苔三四点，叶底黄鹂一两声。真是有声有色的好诗啊。

旧时的青苔是惯于入诗的，尤其喜欢刘禹锡的“苔痕上阶绿，草色入帘青”，极有意境。如此绿意盎然的陋室，是苔痕滤去了尘世浮躁，是草色遮蔽了外界喧嚣，清静之所正宜听风听雨，观云观月，品茗读书，焚香操琴。午后，倦了，放下竹帘，又

是一片净土，毫无纷扰之虞，正好小睡。远远一瞧，绿芜墙绕青苔院，中庭日淡芭蕉卷。唯有蝴蝶上阶飞，烘帘自在垂，如此幽静、闲适、悠然自得与超然物外，实在是让人羡慕。

只是如此青苔小院，在现实生活中已是难得。小城里有一处建于清代的私家园林，与之倒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园子不大，却飞檐翘脊，极为精致。园内满地的罗底方砖，种植着上百年的参天古木，树身与地面皆溢出点点苍苔，亭台轩榭上面的鱼鳞瓦，也披了青纱般的碧苔。黄昏，斜阳，有笛声自墙那边传来，却见不到人影，瓣瓣飞花飘零在瓦

上，地上，苔痕上，那萧瑟又古旧的气息与湿润苔藓营造出来的沧桑和宁静，真让人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，只觉得心里空空的，又满满的，人一下子就定住了。后来，当我读到李煜的“秋风庭院藓侵阶……晚凉天净月华开”时，便不由自主地又想到了那处园林，不知如水的月光下，那里又是什么模样。

苔痕是时间的覆盖，光阴的累积，多少如烟往事俱消逝，英雄也好，美人也罢，贩夫走卒，达官显贵，统统走进了历史的洪荒，也许建筑还在，花木还在，他们曾走过的那条小径还在，也已滋生了绿绿的苔痕，

让你感慨，让你哑摸，让你品味。谁身后的路，最终不是让历史蒙上了深深浅浅的苔痕？

水中也有苔痕，如云似幔轻轻摇曳，小鱼儿在那里游来游去，多轻快。井壁也有苔痕，井底之蛙跳上去，虽寂寞，却有生机。石上都能爬满苔痕，“白石岩扉碧藓滋”，冷硬的东西也有了温润之感。秋千架下，那人又没来，惆怅双鸳不到，幽阶一夜苔生！当时年少春衫薄，秋千索上笑语频，如今却是叶红苔郁碧，深院断无人。

观照内心，风过树影动，苔滑水无声，那爬上心房的绿绿苔痕，是否已让你感到清凉与禅意……



伙伴

吴海明（安徽）